

蒋风主编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

主 编 蒋 风

执笔者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卫平 韦 苇

王新志 汤素兰

邹 亮 吴其南

赵志英 阎春来

章 柯 蒋 风

潘 延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贾雪芹

装帧设计：徐光立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

蒋 风 主编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8.5印张 460,000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7.50元

ISBN 7-5376-0876-8/I·282

绪 论

儿童文学史是阐述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分支文学史。从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也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我国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分支的继续和发展。我国文学界根据时代变革引起文学现象的变化这一规律，把五四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学和这以后的文学加以阶段的区别，一般称前者为中国现代文学，后者为中国当代文学。据此，本书着重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四十年来的儿童文学历史发展，故名之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以至任何一个地区，儿童文学跟一般文学一样，它的发展既有它自身的发生、发展的内部规律，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外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且这些内在的规律与外在的制约又是错综交织、互相联系的。儿童文学史的任务，就是把儿童文学种种现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畴内加以审视、辨析，力求能正确地描绘出某一历史特定阶段的儿童文学的历史面貌，揭示出它的发生、发展的规律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种种外部条件及相互间的影响，肯定其成就，指出其不足和存在问题，从中得出经验教训，为其以后的发展提供殷鉴。

回顾四十年来我国儿童文学所走过的道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审视创作实践，探索对我国当前儿童文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和活动，是关系到我国儿童文学繁荣发展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可是，有着数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国，却从未有

人撰写过一部《中国儿童文学史》，为了填补这一学术空白，我们不揣浅陋，于1987年出版了第一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在商品经济冲击着神州大地的情势下，这部印数不多的书，却受到国内外人士普遍的关注和好评，先后有二十多家报刊作了推荐和评介。这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和勇气，于是当年就着手编写这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在编写这部文学史时，我们就是本着上述宗旨，试图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介及儿童文学基本状况的介绍，勾勒出一条新中国建立四十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为今后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

为了便于读者对它有一总体的认识，在分编分章展开叙述之前，先对它所走过的道路、取得的实绩和经验教训作一简要的评述。

一、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四十年，中国儿童文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经历了“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和干扰，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前进道路。

1949年是个群情振奋、众志昂扬的年代，中国人民结束了多年的战乱生活，怀着胜利的喜悦和当家作主的自豪感，站起来着手创建自己的家园，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信心 and 希望，这是一个民族翻身与奋起的转折点。尽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们忙着医治战争的创伤，一时还来不及顾到儿童文学这个不很显眼的事业，在开始一个阶段，无论从品种或数量上看，儿童读物都还远远满足不了孩子们的需要，更谈不上儿童文学的质量要求。但是，从创建新的社会秩序的需要出发，从培养未来的接班人考虑，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儿童读物，很快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被当作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需要而提上工作日程。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用来丰富儿童的精神生活。

这不仅为少年儿童的幸福生活和美好前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给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把我国儿童文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是继五四之后，中国儿童文学的又一个繁荣昌盛的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间，由于历史的变革，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创作力量、新的描写对象。刚刚结束战争历史、日新月异的新时代的现实，又为儿童文学作家展示了他们动人的风采和引人的魅力，使得我们的儿童文学与年轻的共和国一样，活泼向上，充满生机。生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处于上升时期的政治氛围中，儿童文学作家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丰富的想象力，并使之转化为旺盛的创造力。这一时代赋予文学的特征，正好与儿童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浪漫气质相吻合，于是描写新的人、新的气象和这个崭新的世界，对于作家来说，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内在情感和愿望。生活的新鲜感和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不能不在敏感的作家心灵中激发出新的灵感，于是新中国儿童文学出现了新的主题、新的题材、新的人物形象。作家们由衷地洋溢着一种高涨的政治热情。

人民政府又采取了种种措施从外部促进儿童文学的发展。1950年全国第一次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郭沫若作了《为小朋友写作》的报告，提出“要求文艺家多多创作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的号召；1952年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专业的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年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对儿童文学起了直接的鼓励作用；1955年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同年，人民政府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取缔一切反动淫秽的儿童读物，另一方面《人民日报》于9月16日发表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这一社论成了一个动员令，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第14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儿童文学问题，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分会都要将儿童文学列入工作日程。这一工

作首先得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建人叶圣陶、冰心等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的关心，他们提出每位作家每年都至少要为孩子们写一篇作品的建议。在全社会的关怀下，文坛上涌现出一大批新人，创作出许多为孩子们所喜爱的优秀作品。因此出现了一个为人们所称道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五十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无论是作者队伍还是作品的品种数量，都比建国前有了显著的发展。

但是，正走向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儿童文学，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就愈来愈甚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和控制，被纳入“为政治服务”的轨道，随着政治趋向和内容的变化渗透了相应的政治内容，成了政治的形象化的图解。同时，反右扩大化和文艺界逐渐形成的简单粗暴、盛气凌人的批评方式，更在作家心灵上投下一道阴影，儿童文学也受到了无形的桎梏。1960年以后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又在物质条件上造成极度匮乏，严重地影响儿童文学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加上当时教育尚未普及，整个社会文化水平不高，科技落后也制约了印刷、出版、发行……这些外部因素都限制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但更直接的原因还在于儿童文学自身，特别是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局限。传统的儿童观在新中国建立后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要求儿童规规矩矩听大人的话这一古已有之的传统儿童观，并未有丝毫的触动，因此强调“教化”的载道的儿童文学观与前一脉相承，把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强调到第一位，并把它凌驾于作为文学最本质的审美性要求之上。尤其是在当年“学习苏联”总体口号下，大量译介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和理论，提出了“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最有力的工具”的论点，在“工具论”的儿童文学观指导下，儿童文学忽视了作品的艺术性，偏重于作品的教化作用。在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预和越来越多的题材限制下，儿童文学也落入对现实情况进行单纯的政治与伦理观照及把握的创作模式，作品成了概念的图解。特别是后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之后，儿童文学

作品几乎全落入阶级斗争的罗网之中，因此，进入六十年代之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一步步走向衰微，成了图解极“左”思想的产物。例如五十年代涌现出来的任大星、任大霖兄弟俩的作品，本来是很有灵气的，但由于极“左”思想的桎梏，不得不在自己作品中几乎都套进阶级斗争的框架。在那一阶段诞生的作品，在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方面、表现当时中国少年儿童心灵的深度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不是说儿童文学不能写阶级斗争，问题是成了模式，六十年代前期的许多优秀作品，差不多或多或少都存在这个问题。谁要是稍有突破，谁就会受到严厉的批判，例如萧平的《三月雪》本来是一篇感人至深的好作品，可是到了六十年代却被当作宣扬人性论的毒草；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童话，也被当作对孩子们灌输宿命论思想而加以上纲上线的批判。用儿童文学作品进行阶级教育成了一时的风尚，强调儿童文学“应该按照儿童的不同年龄阶段，循序渐进地培养他们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帮助他们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教育他们逐渐学会运用阶级观点去看待事物、分析问题”。这几乎成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因此，儿童文学从教育的工具发展到成为政治的传声筒，致使作品主题的单调和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

六十年代初开始的那场对“童心论”的批判，把许多纯属文学范围内的学术论争无限上纲，这几乎成为儿童文学作家身上的一副沉重的枷锁，束缚了作家的手脚，窒息了理论家的思想。从批判“童心论”的儿童文学观开始，逐步“深入”到把一些强调儿童文学特点、讲究艺术性的作品，当作“修正主义”的标本来批判，如《省城来的新同学》、《“强盗”的女儿》、《小蝌蚪找妈妈》等好作品都受到声色俱厉的批判。这种“左”的思潮干扰，使得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干巴巴说教，正如茅盾在《一九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中所概括的，这一时期的中国儿童文

学成了“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的东西。

由于越来越严重的极“左”思潮，历史的脚步跨进了一个悲剧性的时期，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人为地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几乎全部儿童文学作家都被诬为毒害少年儿童“牛鬼蛇神”，几乎全部儿童文学作品都被当作毒害小读者的大毒草，儿童文学至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变成了一片空白。当全国九亿人民都陷在只有八个“样板戏”可看的境地中时，儿童文学界也出现了一些以“三突出”模式制造的、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和数以万计的充满火药味的“革命儿歌”。这并非为了点缀文化专制主义一手制造的空白，而是把儿童文学政治功利化为阴谋文艺的一个典型的标本。这是一个儿童文学在中国基本上消亡的悲剧时代。

1976年10月以后，中国当代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过两年时间的拨乱反正，1978年秋在庐山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儿童读物创作、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推动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又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十年浩劫激起了中国人民空前的民族觉醒和人的意识的觉醒。从1978年底开始的全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给儿童文学带来了勃勃生机。寻找失落了的童心，爱的主题的回归，人为的题材禁区的突破等，发展为儿童观的更新和儿童文学观的重新审视，为儿童文学的拓展展现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中国儿童文学以新的姿态，出现于世人面前。

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经过十年浩劫的磨难，又焕发了青春，在愤然搁笔多年之后，又为孩子们创作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优秀作品。五十年代走上文坛的中年儿童文学作家，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中的骨干力量，而近十年中涌现出来的青年作家则成了异军突起的主力军，在老中青三代的合力耕耘下，小百花园地

里出现了姹紫千红的繁荣景象，迎来了为人们所称颂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以上将新中国创建后四十年来的儿童文学作了简略的回顾，勾勒了一条曲折前进的发展轨迹，也就顺便说明了本书之所以划分为四个时期来阐述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的缘故。

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实绩和成就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虽然走过一条曲折、坎坷的路，但从整体看，走的毕竟是一条前进的路，发展的路，繁荣的路。四十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显示了它无可怀疑的出色成就。

（一）形成了一支专业化的队伍

新中国建立后，在儿童文学事业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它从小到大，逐步形成了一支包括创作、翻译、教学、理论、编辑、出版等系列化的专业队伍。以创作队伍为例，它不仅拥有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就曾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出过开拓性贡献的新文学创建者，如叶圣陶、冰心等名家，他们仍孜孜不倦地继续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心血；还有三、四十年代就献身儿童文学事业的老一辈作家，如张天翼、高士其、陈伯吹、严文井、叶君健、贺宜、包蕾、金近、苏苏、何公超、仇重、郭风等，更可喜的是有一批儿童文学新人脱颖而出，如袁鹰、任溶溶、鲁兵、圣野、田地、郑文光、任大星、任大霖、葛翠琳、刘真、刘厚明、柯岩、胡奇、洪汛涛、萧平、张有德、徐光耀、吴梦起、杲向真、颜一烟、黄庆云、任德耀、管桦、胡景芳、刘饶民、宗璞、邱勋、沈虎根、金波、谢璞、杨啸、孙幼军、叶永烈、袁静、赵燕翼、王路遥、浩然、萧建亨等，陆续参加到儿童文学阵营中来，逐渐成为儿童文学中的主力军。这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最强有力的拓荒者和最有实绩的收获者。还应大书一笔的，是进入新

时期后，还涌现出一大批更年轻的新秀，如郑渊洁、曹文轩、夏有志、庄之明、王安忆、黄蓓佳、程远、程玮、程乃珊、乔传藻、沈石溪、常新港、刘健屏、张之路、谷应、詹岱尔、董天柚、董宏猷、陈丹燕、秦文君、梅子涵、葛冰、周锐、郭明志、冰波、彭懿、孙云晓、刘保法、郑春华、罗辰生、丁阿虎、方国荣、高洪波、关夕芝、康复昆、吴然、陈丽、李建树、张微、余通化、张成新、郑开慧、朱奎、李迪、纪宇、孙海浪、班马、王慧琪、刘丙钧、常瑞、姚业涌、尤凤伟、金振林、宗介华、李凤杰、刘斌等。到了八十年代末，全国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包括老中青四代人，已达三千人左右，其中骨干力量就有一千人左右。儿童文学作家在整个作家队伍中的比例已达8%左右。又如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队伍，也从建国初期的寥寥三五人，发展到二百人左右，其中骨干力量五六十人。其他翻译、教学、编辑、出版队伍也有很大的发展。总之，当前中国儿童文学事业随着新一代的茁壮成长和后备力量的不断扩大，已形成一支配备齐全的坚强队伍。

（二）打破了儿童文学自我封闭的系统

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意识，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上形成了深厚的积淀，慢慢地建构了一个保守的、惰性的封闭系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成长，儿童文学成了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天地。五四以后，一度受到欧美传来的“儿童本位”观的冲击，但终究无法与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意识较量，致使中国儿童文学长期以来被桎梏于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之内。直到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和新思潮的产生与涌入，价值观、教育观、儿童观、审美观等起了系列的变革，打碎了僵化的思维模式，也彻底打破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封闭系统，开创了一个儿童文学多边探索、多方选择、多元竞争的新局面。

这一可喜的变化，首先体现在思想上的从政治意识的觉醒，推

进到审美意识的觉醒。建国之初，我们的儿童文学与年轻的共和国一样，从长期压抑的政治意识的氛围中走出，处于血泊之中的生死存亡斗争记忆犹新，政治的标准是判断一切人和事的唯一标准，阶级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儿童文学作家也都以高度的政治意识觉醒提笔为孩子们写作，因此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伟大领袖、伟大祖国，歌颂人民军队，歌颂社会主义，描绘在新社会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少年儿童的幸福生活和昂扬的风貌，就成了新中国儿童文学清一色的主题。这是处于社会上升时期的政治气氛下所展示的政治意识的觉醒。

但是，这种政治意识的觉醒慢慢地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往往按照同一个政治概念去图解生活，在儿童文学领域中，往往会表现出过多的只有在政治制约下才具有的赤裸裸的观念说教。创作者失去了自由的创作心态，将创作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局限在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之中，而将文学的审美功能从属于其他的诸如教育、政治和政策宣传功能，从而使儿童文学创作趋向显得越来越单一，越来越苍白，丧失了自身独特的美学追求。

在改革开放的国策带来的东西文化相撞、交汇的特定历史时期里，随着文化视野的开拓，人们对以往儿童文学不注意美感的现象进行反思，越来越感觉到儿童文学在美学观念上落伍于时代，过去那种以歌颂光明为基调、以教化儿童为目的的儿童文学创作，明显地展示出它有悖于真正的儿童文学审美本质的局限性。

儿童文学是文学。它也是语言艺术，由于它对象的特殊性，用语言有时也配合其他艺术形式创造美。审美才是它的本质特征，离开了审美就不成为文学。一个有出息的儿童文学作家，就不会满足于按照生活的框框编造故事情节去赢得小读者的欢心。今天的小读者也不再满足于那些理想化的人生图景和公式化的一般说教。缺少隽永情趣、缺少艺术魅力的作品，已在小读者中间丧失

市场。于是作家们决心改变儿童文学长期在艺术外围徘徊的局面，出现了一批属于“美文”的作品。这标志了中国儿童文学审美意识的觉醒。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不仅在思想上打破了自我封闭系统，而且在内容上，突破了反映家庭和学校的小圈子。五四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由于儿童观的局限，长期以来都以儿童本位论为基础，强调表现儿童生活，提倡写儿童生活，成为儿童文学界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因此常常使主题和题材局限于与儿童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家庭和学校的窄小天地里。儿童文学成了长在温室里的花朵文学，圈子极为窄小。新中国建立后，儿童文学作家普遍洋溢着一种幸福的感激之情，把自己的笔触伸向历史变革后的新人新事新世界，以满蕴感情的笔描绘新社会的生活，情况有所改变，不仅题材从狭窄的儿童生活圈子走向开阔的社会，且主题也从单一的道德教育走向较丰富的歌颂光明的境界。但由于儿童观的局限，没有把生活的大门朝天真的孩子拉开，让小读者在大门外的虚幻世界里转悠，毕竟没有能真正突破自我封闭的儿童文学观念，儿童文学基本上仍局促于狭小的儿童王国之中。直到进入八十年代，经过开放意识和封闭意识的激烈交锋，儿童文学才真正走出自我吹嘘的纯净的“圣界”，冲破家庭和学校的框框，把视野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至全面介入生活，多方位、多层次地表现当代少年儿童的时代风貌，把孩子们面对的人生世态真实地刻画出来，引导他们走向真实的人生。这才充分显示出打破自我封闭系统之后的儿童文学主题和题材五光十色的多彩性和丰富性，也留给作家对生活更多的选择性。

(三)提高了儿童文学的文化品位

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尽管它也是文学，但受到社会的、文化的、观念的种种制约，一直缺少独立的文化品位。新中国建立四十年来，经过众多作家、理论家竭尽才智的探索，开始逐步

摆脱被人轻蔑的“小儿科”地位，从下述几个方面显示出自己独立的文化品位。

①. 价值取向

由于过去中国儿童文学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儿童文学界很少审视现实的变革对儿童心理的影响和作为人的儿童自身，更少审视儿童文学应有怎样的价值取向。经过四十年来的历史演变，尤其是近十年改革开放的浪潮激荡着每个人的灵魂，迫使每个人对人、对人生、对社会重新认识，逐渐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道德判断和审美评价标准。生活在同一世界里的孩子当然也不例外。今天的中国少年儿童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发生了巨变的仍然充满矛盾的世界，改革开放给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孩子们面对着一个过去不曾有过的复杂多彩的环境，在他们的小脑袋里冒出一个又一个为什么，儿童文学有责任为他们作出正确的回答。它要求儿童文学面对现实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作为人的儿童自身的存在，对儿童所面对的世界、对儿童因时代变革而引发的心理变异作出更准确、更深刻的把握和观照。

随着作家素质的不断提高，对生活的认识和把握更深化、更全面，对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也更准确、更全面。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培养年青一代成为人格健全、具有民族自信心和开拓意识、创造性思维的新人。这一论点，在中国儿童文学界引起共鸣，产生广泛反响。作家们不仅从一般的教育意义上去认识儿童文学，而是从不同层次的读者对象出发，从塑造民族性格的高度上，以自己独特的艺术去观照现实，出现一批与这一意识相关的优秀作品，使得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品位提高了一个档次。

②. 生活深度

所谓生活深度是个含义极为丰富、复杂的概念。它涵括了哲理的深度、文化的深度、人性的深度、感觉的深度等，体现了作

品的艺术意蕴中所展示的对生活的体验，融合成一种美学的深度。

过去的儿童文学作品受到旧的儿童观制约，强调作品的通俗浅显，对生活的开掘也很不够，往往流于肤浅，从总体上说，感到缺乏生活深度。

建国四十年来，经过无数次的探索，经历了许多困惑和思考，儿童文学界获得了较一致的认识：要使儿童文学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必须致力追求作品的生活深度的开拓。

四十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学观念也起了变化。人们更新了文学观，同时不断地借鉴世界文学并批判地吸收其营养，还有成人文学迅速发展的影响，使得儿童文学具有当代意识进行新的美学追求的可能。它改变了过去把儿童文学当作人工净化了的花朵的偏差，认识到人的生活永远处于矛盾当中，在矛盾中发展，儿童自己没有一个独立的王国，他们不可能独立于整个人类生活之外，因此在儿童文学中，不能回避生活的矛盾，只是把生活端在儿童面前时应从儿童心理健康出发对生活慎加选择。但儿童文学创作同样要讲究生活深度的开掘。这就意味着不是一般地照搬生活的原貌，而是通过作家主体的审美感加以审视，用一定的艺术深度展示出生活的美。这也不是说在儿童文学中不能描写生活中的丑，而是要求通过作家自己的审美评价，把原始状态的丑，经过作家头脑的酶化作用，成为有艺术深度的美。四十年来，作家们这种不懈地对生活深度的追求，大大提高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品位。

③. 美学质量

文学的本质在于审美，儿童文学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在创作上，儿童文学的美学质量是提高本身文化品位的基础。尽管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会有各自不同的美学质量判断标准；但有一条，不论东方或西方，不管各

色人种，都是一致认同的，那就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作品应以富有美感的形象感化他们的心灵。

新中国建立后，儿童文学将目光集中于教育功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注意作为本位的文学性上讲究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作家从儿童的年龄特征和文化水准出发，努力将自己的笔伸进儿童的内心世界，使作品充满了儿童的审美趣味。只是往往因过分关注教育性而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它应有较大的生活容量和深刻的艺术意蕴。除少数优秀作品具有深远的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外，多数作品美学品位不高。近十年来，儿童文学界对以往儿童文学不够注意美学质量的现象进行了反思，作家们在中外文化撞击下，强化了作家主体意识，追求自我超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影响，借鉴了成人文学和外国儿童文学的有益经验，把审视的目光更加专注于审美的文学本质上，因此大大提高了儿童文学的美学品位。今天，自觉地追求作品的美学质量已成为广大儿童文学作家创作活动的新流向。

建构儿童文学的文化品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而且是多种因素融合于一体。为了阐述方便，抽取三个主要因素来说明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的文化品位的提高，是它四十年来的一大成就。

（四）初步建构了有民族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

从理论体系看，中国儿童文学从它形成独立分支之日起，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着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五四以后，从反封建思想出发，接受了西方“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认为儿童文学是建筑在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基础上的一种文学，是为了适应儿童的需要、用儿童本位组织的一种文学。因此，儿童文学必须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一方面要根据儿童的本能、兴趣，投儿童心理之所好；另一方面要合乎儿童的理解水平，为儿童自己所欣赏。儿童文学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根据儿童的本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让儿童感兴趣是首要的，内容

是否有意义倒是无关紧要的。

从三十年代开始，苏联儿童文学的作品和理论陆续介绍进来，到五十年代形成一个高潮，以阶级理论为核心的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它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及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的社会主义性质，强调儿童年龄特征对儿童文学的制约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必须通过艺术途径得以实现。

上述两种各具格局的儿童文学理论传入中国这个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古国，曾各领风骚数十年，其间既有斗争，又有交融。经过数十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不断地梳理、辨析、批判、吸收，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结合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经验，作了种种探索，痛切地感到建国前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在接受西方的儿童本位观的儿童文学理论和建国后由于“左”的思潮干扰，在接受苏联的以阶级论为核心的儿童文学理论时，都缺乏分析批判的科学态度，更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的实际，把儿童文学置于中国文学的大传统中作纵向的历史考察，也未将它放到世界儿童文学总体系中加以横向的审视。经过无数的困惑，不断地上下求索，近几年已从理论的贫困中解放出来，从僵化的思想模式中跳将出来，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格调的研究，开拓了思维空间，推动了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从新发表的数以千计的论文和百余种理论专著表明，已初步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

回顾四十年来中国儿童文学所取得的实绩，虽不能说成就辉煌，但至少是巨大的。假如今天还有人带着蔑视的目光把它看作“小儿科”的话，不是无知就是偏见，因为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短短四十年，尤其是近十年，中国儿童文学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与政府的大力扶植、社会的广泛关心、教育的开始普及、儿童观的更新推动儿童文学观的更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家的美学追求和使命感的的确立等等